



東坡先生墓誌銘

穎濱先生撰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 今天子即位推

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

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

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計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

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隆

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

山下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恐銘吾兄公諱軾

姓蘇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



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官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載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願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出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

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比答制策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貪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戕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樹前

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脩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

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且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叢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筮進士舉子希合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荅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

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
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
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
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莞庫乘勢驕橫
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
恭順今乃尔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
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
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吏民畏
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

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
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
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
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
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
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
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
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
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
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

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浚請調來歲夫增

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後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慙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心，至是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從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

谷闕歲滋深人材實難不恐終弃未至上書自言有
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
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
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為禮部郎中公舊
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米
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譴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
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
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
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
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

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
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
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
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羊且長
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
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
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
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
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
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

之苦行法者不揭上意於雇後實費之外取錢過多
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是矣君實為
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
欲一切以差行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
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
實恚恚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
甚力魏公不樂公之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
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
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遂公意笑會其病卒乃已時臺
諫官多君實之人嘉祐帝合以求進忠公以直形已爭

求公暇症既不可得則因繆熙寧譏訛之說以病公
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
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
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

肯首嘗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
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
伺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野損國體奏
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
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愿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
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

掠幾萬人帥臣拚救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
恐寔成衰亂之漸當袖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
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
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後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
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 皇帝尊
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 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
謂宜 皇帝降勅置獄速治而 太皇太后內出手
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 宣仁后心善公言而
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有數款以例
所以慰勞之厚及至故吏民習公善之

造大半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
故米不調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
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自作
糶粥藥劑遣吏扶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
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緡
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
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
必飢復請于 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蘇
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 朝廷多夜
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賦

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
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
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
輒開治故湖水之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封田
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
取給於江湖湖渾濁多淤河行闌閘中三年一淘為
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
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
堰間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
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決久曰

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以安所實之湖南北三十里
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不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
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
不遺寸草葑田若去菱八種菱取其利以備脩湖則
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兀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
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
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
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
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
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

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 皇帝太皇太后壽公
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于厚利意欲來
朝矣未測 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云僧而行
祝壽之禮禮意鄙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
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 朝廷宜勿
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
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
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
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
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

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
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
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
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
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
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凌古河數
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
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
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潴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
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

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
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
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二吳多
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
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
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過
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
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
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
諱而喜乞加深遣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

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穎先
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意
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郟艾溝與
穎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
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
黃堆淮水願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
賊尹遇等數人群黨竊劫殺變王及捕盜吏兵者非
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
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廷乞行優賞
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群盜所在分

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
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
公為言於 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朝
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
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教運司舊主東南漕法
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
以官舟為家補其 漏而周舡夫之乏困故其所載
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
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
故 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無侍讀是

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 太廟有貴戚以其
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
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無端明殿翰林
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 朝朝廷以故事盡
許之公曰漢東平上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
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
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八年以二學士知定
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
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吏
後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

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訐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必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三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史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

所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庶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待從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蠻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窀穸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就官

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
畚土運甍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
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
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
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
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
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
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
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恒化問
以後事不荅湛然而逝實七月丁未也公娶王氏追

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汝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
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
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箒符箕箒筮等明年
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邙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
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
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
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
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
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
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輒矜然不能

及矣 先君晚歲讀易玩其文象得其剛柔遠近喜
越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升而解作易傳未完疾
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
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祕最後居
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
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
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
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
制三卷公詩本集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
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勸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

諱顏柳騷歸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
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 先君沒有遺言
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陰補復以奏伯父之
曾孫蓋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
恐不盡見義勇於取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因於世
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對齊古之賢人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樂城西宅子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禱歟 先
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 君道直
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 英祖擢之 神考試之

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 哲皇進以詩書詣實間
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
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情此以終心之所
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
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絃百世之
後豈其無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允誨我則
師皆遷于南而不同歸天實為之莫知我哀

東坡先生墓誌銘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
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
漢范滂傳慨然大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
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
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
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
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
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
客曾鞏所為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

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

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日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未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

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
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
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
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
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
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
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
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
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

疆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
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民力
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上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
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
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
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
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
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現祖
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
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

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逸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何以令得失安在軾曰過也

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動不患不勤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入少銳願鎮以安靜持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預饋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說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積遺遠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

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
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
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
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
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
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
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
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
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
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

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
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
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
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起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
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則
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
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
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
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
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

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
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
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
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
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內何補於民臣不
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
聞江浙之間數郡頽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
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
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
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

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
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
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頽請之戶必皆孤
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
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
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
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
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
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大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

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溥有所獲而
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
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
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
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預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
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
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
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
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
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
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
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肖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
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
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
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
人風俗知義故非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
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

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博公卿侍
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
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
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
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
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
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符罪臺諫
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
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
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猶以去鼠不

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
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
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
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
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
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
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
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
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
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魯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

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

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

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
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
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謗
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
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
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
為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
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
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
白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

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
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
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
不解采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
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
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
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
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
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

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
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
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
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
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
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
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
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
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
曰希固當先公舉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

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
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
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
使戶差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
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
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掎歛
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
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
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
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

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
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
命以衛農天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
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
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
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
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
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
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
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指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

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
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
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寔成衰
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
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
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
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
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
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
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

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
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禁未能言軾寬其禁約
使得盡枝巡捕內侍每推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
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
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
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
后太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
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
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
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出軾出

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
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
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
常平米多作餽粥藥劑遣使扶醫分坊治病活者甚
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縉得
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
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
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
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
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

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洶為
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
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牘以為
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
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
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
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
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城植芙蓉楊柳其上望
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
舶客交通舶至高廉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

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
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
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
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
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隨其計
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為國
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責使
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
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
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

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
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漕河
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
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
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
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
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潴為太湖太湖之
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
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
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

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
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
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
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
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
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諛請外乃以龍圖閣
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
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
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
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

鑿黃堆淮水碩流賴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
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
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
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
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
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
賞不及軾請以已之生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
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
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
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

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
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因多盜所載
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
尚書召兼侍讀是歲括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
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
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
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
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
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
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

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
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肖予高麗所請
有甚於此其可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
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因是將變軾不得
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
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
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今聽
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
當成邊頌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
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

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
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
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
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
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
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
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
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
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
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私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

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賊訴其長軾曰
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
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
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
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訖事
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
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鄰以戰
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
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稅折變科配不
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作詞命以為

斤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
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
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
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
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
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微
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
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
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
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

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
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
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
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
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
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
人如黃廷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
軾待之如朋傳未嘗以師資自少也自為舉子至出
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
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

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又以
其文真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
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
俱善為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
部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
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
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
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
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塋軾汝州郟城小峨眉

山遠家類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
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類昌府郾
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詩川集二十
卷其思子臺賦颺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
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考以訓宗族且言吾兄
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筆遂
節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
蜀中者軾應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
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

世賢括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
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
州器識之閑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
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卜而以邁往之氣輔
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
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
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行
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
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
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

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
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
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